



小金魚系列

寂寞佳人

宋星帆

台灣

寂寞佳人

宋星帆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金鱼系列

寂寞佳人

(台湾)宋星帆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8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十点二十分，任行素踏进城中最著名的豪华高贵商业大厦，向那儿询问处的警术说：

“十点半我约了何征世先生见面，我希望你们不会令我迟到。”她说。声音中一股傲气。“我是任行素。”

见她穿着，气派均不俗，警术不敢怠慢，其中一个亲自送她上十八楼何征世经理办公室，并敲门请她进去。

总经理室门口是一间小小秘密室兼会客室，一个花瓶型女秘书坐在那儿。

“何征世先生的约我十点半。”她看看表。

“总经理正在开会——”秘书指指连办公室的会议室，显然经验不中。

“是他约我十点半的。”任行素昂起头。

“是，是，你请办公室坐一下，我立刻通知他。”女秘书站起。

行素走进那特别阔大、气派，窗外景物又特别好的总经理办公室坐下。

两分钟，就在秒针刚踏正十点半时，一个高大甚至可算英挺的男人走进来。

“我守时，也喜欢守时的人。”那男人说：“我是任行素。”

“任行素？”何征世略显不巡的眉上扬。“推荐明珠明写着任明珠。”

“明珠是英文名字，太普通了。我自己必成任行素，我行我素的行素。”行素说：“正式申请必的，身分上也是任行素。”

“啊——”征世过份有神以至显得野心勃勃的眼光再一次扫过她的脸，带着——色。“那表示你任性

寂寞佳人

小
金
魚
系
列

兼我行我素。”

行素不答，算是默认。

“任行素，三十岁，女性，出身保良局。”何征世一边念推荐书一边点头。“大学时读的行政秘书，你原来的老板说你十分聪明能干。”

“好——”他拖长了声音。“很适合我的要求。”

“你得先告诉我要我做什么，多少钱薪水，职权有多大，合不合我的要求。”行素打断了他的话。

征世再一次把视线放在这骄傲的脸上，探索般的望了很久。

“除了精明能干，你还相当漂亮，你的上司推荐得有道理。”征世满意的露出一丝微笑。“你的上司也曾为我工作十年。”

行素不出声，用挑战的眼光回应他，仿佛在说：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OK，我不为难女性，”征世笑得开怀。“你做我的行政秘书。策划安排我身边所有人大小行政事情。当然你不必打字速记，你要珍也会有秘书，月薪四万，你只要对我一个人负责就行。”

“目前我月已有四万，同样做一间公司的行政秘书，”她也笑起来，有点不屑。“凭什么条件吸引我跳槽？”

征世只想了一秒钟。

“好，月薪六万，有年终花红。”他说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她爽快得很。

“那么下个月你能开始上班？”

“看不出有任何问题。”她的英语流利标准，他们之间一直用英语对答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”征世突然必用广东话按对讲机。

“安娜，送香槟进来。”

刚才那花瓶女秘书立刻送香槟杯子，纯熟得很，想来她必做惯些类工作。

“安娜，她是任行素的小姐，我新请的行政秘书，等和请她见人事经理——啊，不，”不知为什么他又改变主

寂寞佳人

意。“让陈经理过来。”

安娜有点意外，却还是点头出去。

这个来的行政秘书是什么来关？要人事经理过来见她？

五分钟后陈经理已经敲门出进来，他是个非常会察言观色，见同使舵的人。

“啊！总经理新请的行政经理吧？我是陈光泰，管人事的，你多多指教。”

行素看他一眼，微微握一握手。

“我是任行素。”

“任行素？你是伟昌公司？”陈经理叫。

“是。你认得我？”行素颇意外。

“不不，对任小姐大名早已如雷贯耳，很多人提起你都伸出大拇指。你能来帮我们，是我们公司之福，深庆得人。”陈经理尽是拍马屁。

行素傲然一笑。不再言语。

她最看不起这种小男人。

“安排任小姐办公室在我隔壁，”征世吩咐。“要依照高级经理办公室布置。”

“是是。”陈光泰这小经理直咽口水。他猜得不错，这女人很有来头。“我会尽快办好。”

“不必急，下个月一号我才来上班。”行素站起来。

“再见，各位。”

“喂——等一等，”征世冲口而出。“今夜大家吃餐饭，庆祝一下。”

“等我正式上班时吧。”行素嫣然而笑，飘然而去。

门外的安娜和门内的陈光泰都呆怔一阵，居然有胆敢拒绝何征世的女人？

转头看征世，奇怪的这风民性的男人并无不。行素是个有办法的女人。

离开办公大楼，行素在阳光下透一口大气。刚才面对何征世锐利的炯炯眼神，她心中竟涌起莫明其妙的不安。这男人的野心全写在脸上，她有点担心，答应来替他工

寂寞佳人

列金魚系

作，是否一个错误的选择？她摇摇头，笑了。

何征世也只不过是厉害些的男人，为什么怕他？她只管以前般工作就行。

并没有再回原公司上班，她放自己半天假，从出社会工作起，她难得有这么轻松的时候，总像男人般努力工作，令自己生活得更好，为自己打下基础。现在看来，她已迈上成功的第一步，进入全港的最大集团公司里做行政秘书。当然，这是她的起点，绝对不是目标，她的目标在更高更远的地方。

行政秘书是个重要的职位，许多时候能代表老板，香港一些大财团、大机构的行政秘书是由男人担当，她这才三十岁的女性已能踏上这一步已绝对不容易。

任行素很有满足感。

她到置地广场逛一圈名让，赏给自己两套新装。她对自己决不吝啬，赚到的每一分钟花在自己身上，要求很高。她到气势大部分是自己营造的。

回到家里，听见电话录音机里有何征世的声音。他说：“我不习惯被女人拒绝。七点钟，我在半岛酒让嘉蒂斯等你。最我只可迟到五分钟。”

行素只是笑。这么有把握，信心的男人。她悠闲的冲凉，洗头，又亲手把一头直发弄得妥妥贴贴，六点了。

打开电视看新闻。看这节目是习惯，就像节目是习惯，就像呼吸一样，是必须的。看了十五分钟，心中不宁渐渐扩大，一件事正扰乱着她。她思索一会儿，关上电视跳起来，立刻化妆更衣，她在七点准时赶到“嘉蒂斯”。

何征世已充满自信的微笑坐在那儿。行素才坐下，有人捧上大束火红的玫瑰。

她看他一眼，顽皮的眨眨眼下。这一刻她只像个年轻女孩，那儿像身负重任的公司行政秘书呢？

“知道你一定会来。”炯炯黑眸中一片自信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凭你的个性，你的脾气，”他胸有成竹。“你不会

寂寞佳人

输给男人，你并不怕我。”

她用一种欣赏的眼光望着他。这男人有胆识，够勇敢。

“其实我怕不来你太没。”她说。

“知道吗？你七点半不到我立刻吩咐司机接太太来，我总不落空。”他说得自然。

当然，像他这样年纪、地位名与样貌的男人（他有四十岁了吧？）应该是有太太的，否则就有点变态。

“我是否来错了？”她作状欲走。

“我的止的是你，接太太来是为遮丑，”他坦白极了。“目前的情况是我不能出丑。”

“所以你无往不利，一帆风顺？”

“直到目前——可以说是。”

她燃起一枝烟，优美潇洒的吐烟吐雾。

他凝视一阵，由衷赞美：“这么多女人中，你吸烟的模样最美。”

行素只微微一笑。表面看来，这餐饭吃得很融洽，两人言谈甚欢，好象多年老朋友般。事实上，任行素一直打起精神小心应付。她不是走进这风流男人的圈套。

“等会儿找地方坐坐，喝一杯东西？”他笑咪咪的望着她。

“我想早点休息。”她不着痕迹的。“我必须让你知道，我是负责守时勤劳的行政秘书。”

“很好。”他点点头，并不勉强。“我送你。”

“我自己开车来。”她笑。

“那么下次我得先接受你才能送？”他也笑。

“如果你愿意，可以。”

他们各在自开车回家。

刚才只算小小的过招，都是高手，可以说不分胜负，高手总喜欢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得到更甜美的大的胜利果实。这个何征世既有兴趣，她不妨也玩两手，看看谁会栽在谁手里。

第二天她去原公司辞职，上司既然是她的推荐人，当然不会为难。扣除应有的假期，她只要再上二十天班。她想，趁这多出来的十天假期，不知找个近些的地方度假，反正工作

寂寞佳人

列金魚系到

了那么多年从来也没休息过，现在算是补偿自己。

她办好了去东京的机票和签证。假期一到立刻跳上飞机，轻松得像一片随风而飘的羽毛。她不刻薄自己，住帝国酒店。

她喜欢帝国酒让的地点，就在银座，逛街，吃饭，去任何地方都极方便，没来过东京，她一点了不担心，独立惯了。

独立坐东京地车，“国铁”到处，手中一张地图就可行遍东京，有一种难得的自由逍遥乐趣，那是她一直所追求的理想，她是个不能受束缚的女人。

婚姻，大概也不属于她这样的女人。

在银座中心她找到一座叫“鸠居常”的店铺，非常日本传统的古典模样，规模也很大，一眼望去，里面挤满了人。那些人引起她的兴趣。

那些人与银座街头的时髦人物完全不同，许多人都穿着传统和服，男人也如此，他们全是顾客中。

为了好奇，她挤了进去。

一楼全卖些古典传统的小玩意，各种折纸啦，香囊啦，许多别致的信封啦，纸做成的小人儿在打秋千啦，还有各种日本“能”剧的面谱，及各式各样的小公仔，很精致可爱。行素没有兴趣，迳自上了二楼。

二楼气氛完全不同，古雅得极有书卷味，甚至全她口味。

各式写字或画画的毛笔，古董或现代的墨砚，替砚里加水的小铜壶，她并不爱古董，也许年龄还没有到，她却被另一样东西抓住视线。

那是名片大小的纸卡，纸是厚萱纸，四周像是撕开不整齐的边，有米色，白色，米白色，米黄等七八种颜色，一盒一百张，上面有张卡片写着“名片”的价钱。

名片？行素眼睛一亮，甚至是惊喜。

店员拿给她时，她简直爱不释手。这种故意撕开四国的不规则萱纸名片简本身就是文化，就是艺术，谁设计的？那么古拙，朴素。那么有书卷味。如果拿来做名片——她幻想关请一位画法名家替她写上“任行素”三个字，又请一位石金名家替她刻一个印，简直太完美了，她

寂寞佳人

小
金
魚
系
列

梦中的理想名片。

“要两盒。”她对让员说：“米白色的。”两盒，两百张实际上已够了，因为“配”获得这种名片的对象并不多，一定要对方懂得欣赏才行。

“我要相同的两盒。”一个温文的男声在背后响起，讲的是英语。

下意识的转头看，那是一个斯文的东方，戴金丝眼镜，正望着她微笑。

“中国人？”她忍不住问。“香港的？”男人立刻点头，微笑变成欢喜。

“能讲广东话？”他问。

“是。当然。”她向他伸出手。“你也喜欢这种名片。”

“事实上看时才引起我注意，很特别，很古雅，很——很有书香，是不是？”男士目不转睛的望着她。“我是罗家俊，路过东京的。”

“任行素。”他们开始用广东话交谈。“我独自度假。”

“独自来？很少女士如此。”他惊讶。

“我不是很多女士！”她笑。“我是任行素。”

“行——素？我行我素？”他想一想。

她还没回答，店员已经把包好的名片积压自交给他们。该说再见的时候。

“我——”

“我——”两个人都想讲什么。

“我回酒店。我住帝国，走回去很近。”

“我也住帝国，”罗家俊再一次惊喜。“我们可以一起走回去。”这是缘份，是不是？

罗家俊大概也是三十出头，不是漂亮，是那种一看就气质很好，家世很好的人。他温文有礼又真诚。一路走向酒店，不到二十分钟已像很熟的朋友。

也许在外国，也许大家讲广东话，也许大家的喜好品味差不多，连行素自己也奇怪，对男人从来高傲的她，对他竟没有戒备的心。

寂寞佳人

走回酒店的大堂，两人都觉得意犹未尽，于是相约一起晚餐。这种异地短暂的缘份也许回到香港就完了，大家各有各地人自己的路要走。但东京这一晚，他们相聚愉快。

罗家俊是识途老马，来过无数次东京。“我路过或来此地开会，不曾真正旅游过。我怕一个人孤独。”

“基本上人是倾向孤独的。”她说。

“人人皆曰寂寞。”他耸耸肩。“我尽量找朋友或家人相陪。”

“这次太太没陪你来？”

“太太？”他呆怔一下。“我像结过婚的人。”

她也耸耸肩，成年男人爱找人相陪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。她觉得男人比较独立。

“你做那行？”她问得直率。

“电脑。”他想一下才说。

“电脑。”他想一下才说。

“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做电话。”她笑。“问十个起码八个做这行，为什么喜欢一窝蜂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很坦白。“念书不是很好，哪一系收我就读哪一系咯。”

“香港大学？”

“不。麻省理工学院，MIT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她不得不另眼相看。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大学。什么叫“念书不是很好？”SAT少一分半，不到一千五百分人家肯收？

“为什么这样望着我？不相信？”他窘道。

“现在并不流行谦虚，你不懂？”

“我捐款给学校，MIT才肯收我。”突然他眨眨眼。顽皮的说。

“这要子我也想试试。”她一点不认真。“要捐多少才行？”

“随便啦，”他半开玩笑。“一百万，二百万，五百万，随你心意。”

寂寞佳人

“差不多啦。”他问。“你去过‘居酒屋吗？’”

“是不是酒廊？”

“关东多。台湾叫‘啤酒屋’，香港却没有类似的。‘居酒屋’里卖的食物比酒廊多，尤多小食，纯日本风味的。”

“你有什么提议？”她兴致很高。

“等会儿我们去消夜？”

“我们回酒让租部汽车夜游东京？”他说。

“你常常有这种疯狂主意？”

“不。从未试过。”他由衷的。像个乖孩子突然豁出去了。“也许因为你？”

“我？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有种令人兴奋，跃跃欲试的感觉，我说不出，我只感觉如果跟你开快车夜游会是很开心的事。”

她望着他笑。他还天真得很呢。

“去不支？”他催促着。

“你不是明天回香港？”她反问。

“不回了，改成跟你一天走。”

她呆住了，他没有喝醉吧？

行素和罗家俊在东京同游三天，非常愉快尽兴，两人已像多年老友一般。

早晨，他们相约在大堂，同游一天，晚上在大堂分手，各自回房。他们是很单纯的朋友，连手都没拖过，她的感觉他们之间没有性别之分，就像兄弟姐妹。

第四天一早，他们搭早机返港。

“一直忘了问，这三天你向公司请假？”行素问旁边的罗家俊。

他们同坐在拥挤的经济舱里。

“哎——是，是，”他呆怔一下说：“我跟我公司拿大假，好几年没放过，积存很多。”

“跟我一样，不放假的人。”她笑。

“你说要转工作，到那家公司？”

“华山关业。”她淡淡说。

“我只不过是集团属下地产公司的行政秘书而已。

“你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她望着他。

“野心也大。”她说。

“您已经知道了？你认识他？”

罗家俊想说什么，终于没说出来。

在启德机场互道再见，各自分手，行素坐在的士上才猛然想起，他们甚至没有互相留电话。她笑，这就是旅游的短暂缘份，像水里的两个小水泡，互碰一下就散了。

她也不介意萍水相逢，没什么值得太珍惜的，香港六百万人，谁保证一定能再碰到。休息两天，她正式到“华山”上班。

何征世很热心的带着她每个部门去拜访。

“这事令许多同事言论纷纷，请来的行政秘书秘书何许人也？何征世热心得太过份。

下午有个会议，征世要行素出席。

“总公司那边有人来，你要认识一下。”她反正是替征世工作的，他怎么吩咐她就怎么做，先熟悉公司一切再说。

会议室就在征世办公室隔壁。要经过那小小的花瓶秘书室。行素第一次踏足，讲究气派得就像征世的办公室。

她和一众经理级的人都等在那儿，三点正征世陪着一个年轻男人进来。噢？是那个东京相处的罗家俊？仍是斯

寂 寞 佳 人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